

# 缓行中的漫舞

：

无垢舞蹈剧场的身体与剧场美学

// 王婷婷

林丽珍《观》剧照 © YUO ZT

# POETRY IN MOTION: THE BODY AND THEATRICAL AESTHETICS OF LEGEND LIN DANCE THEATER

## Editor's Notes:

The works of Legend Lin Dance Theater perform as the sacred ceremony held on the theater stage, which contain the deepest concerns for the human beings and the world. Its aesthetics infiltrates from the daily body training to the ceremonial performance. In this article, I hope to discuss the body sculpting and the ritual theater of Legend Lin Dance Theater as an attempt to approach the unique aesthetics established by its founder, Lee-chen Lin. They seem difficult to discuss. In this article, I attempt to approach the physical and theatrical aesthetics of Legend Lin Dance Theater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its body training and ritual theater.

// Tingting Wang



编者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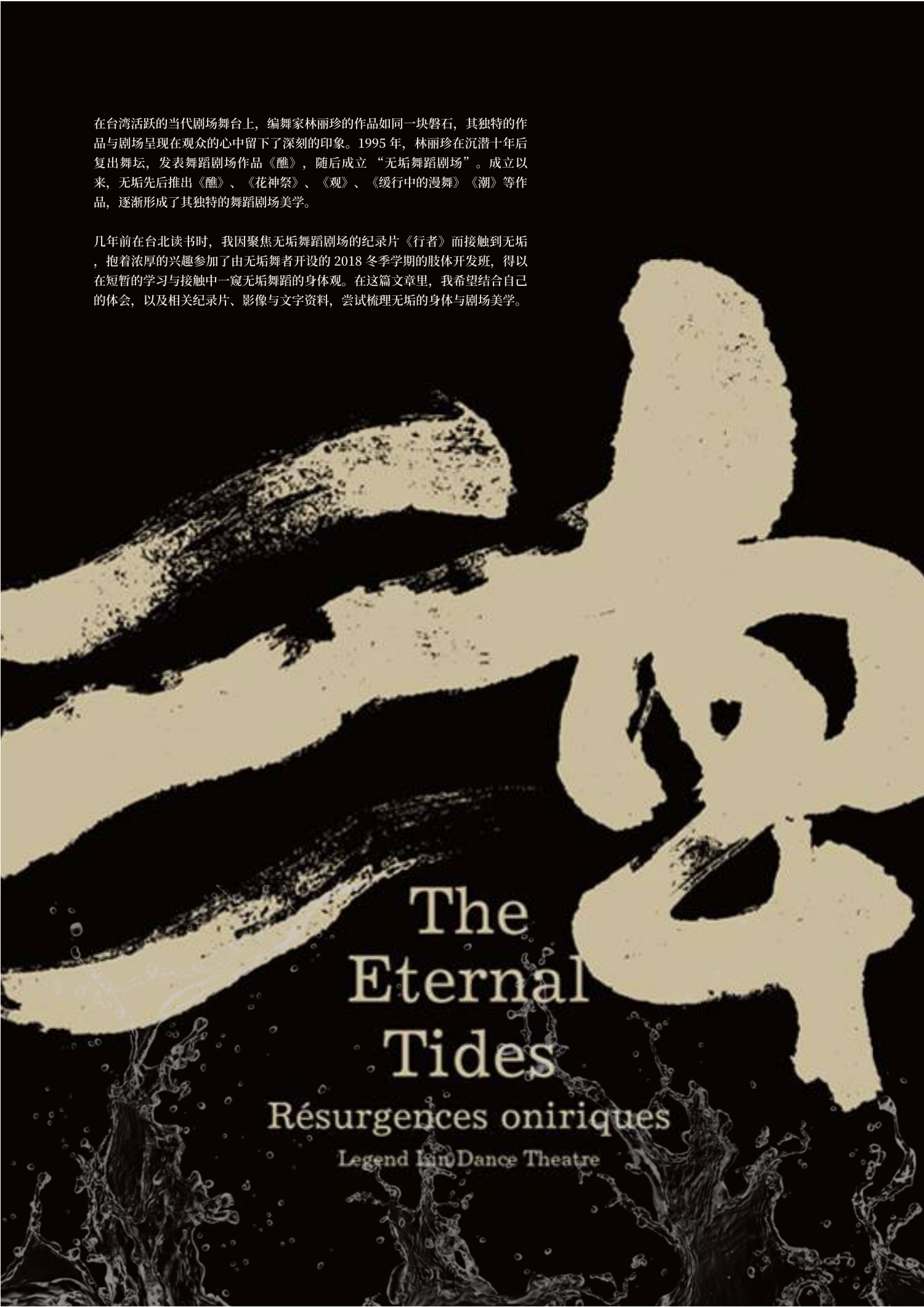
无垢舞蹈剧场的作品，像是在剧场舞台上展开的祭祀仪式，诉说着对人类与世界的深沉关照。它的美学从日常的身体训练渗透到仪式性的剧场表演。在这篇文章里，笔者希望通过讨论无垢舞蹈剧场的身体塑造与仪式剧场，尝试理解与接近无垢创始人林丽珍建立的独特剧场美学。

林丽珍 © FACEBOOK



在台湾活跃的当代剧场舞台上，编舞家林丽珍的作品如同一块磐石，其独特的作品与剧场呈现在观众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5 年，林丽珍在沉潜十年后复出舞坛，发表舞蹈剧场作品《醺》，随后成立“无垢舞蹈剧场”。成立以来，无垢先后推出《醺》、《花神祭》、《观》、《缓行中的漫舞》《潮》等作品，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舞蹈剧场美学。

几年前在台北读书时，我因聚焦无垢舞蹈剧场的纪录片《行者》而接触到无垢，抱着浓厚的兴趣参加了由无垢舞者开设的 2018 冬季学期的肢体开发班，得以在短暂的学习与接触中一窥无垢舞蹈的身体观。在这篇文章里，我希望结合自己的体会，以及相关纪录片、影像与文字资料，尝试梳理无垢的身体与剧场美学。



# The Eternal Tides

Résurgences oniriques  
Legend Lin Dance Theatre



## 一、重新塑造身体

无垢的身体训练看上去十分简单。在我参加的入门课程上，课程内容大多集中于训练身体依脊椎的次序移动，感受身体核心，学习腹式呼吸，并辅以一定的即兴舞蹈练习。这些内容构成了无垢身体训练的基本内容，尤其是由脊椎与身体核心所展开的动作，在无垢开设的肢体开发班，以及无垢专业舞者的漫长身体训练中被反复练习与加强。

研究者王姿婷在其论文中总结了无垢身体训练的身体技巧（王姿婷，2013），其中，“静，定，松，沉，缓，劲”是其身体技巧的动作原则，所有的动作依此规律展开，无垢舞者在训练中不断依照此规律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体。这反映了无垢舞蹈的特质，它不追求技巧的华丽，而是将舞蹈动作简化到极致，并在这些极简的动作中，从身体核心延伸，顺着身体的中心轴与脊椎产生律动，由内在爆发出巨大的力量。在排练时，林丽珍时常和舞者们强调“要顺着内在的感觉找寻秘密”，在她看来，舞蹈外在的动作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内在真实的感觉，因此即使外在的动作一样，内在的感觉不同，舞蹈呈现出来的质感便是不同的。

林丽珍《花神祭》宣传海报 © 無垢舞蹈劇場



极致简化的动作背后，是舞者对身体肌肉与骨骼的细致把握。无垢舞者蔡必珠说：“一个舞者光要来跳这个，你可能感觉，好像没什么动作，反而我们进去跳的时候发现里面是水深火热，哇，所有东西都好像是你没有去推敲过的。每一层肌肉有什么旋转的方向，或是脊椎的扭转方向，你从来没有这么深地去看它。很多人现在问我说，你们无垢都在练什么，我都会很简单讲，我们会静坐，我们会做脊椎的东西，脊椎的东西外面也在做，但做得很大块、收缩延伸……”（陈芯宜，2014）

在这样极简的动作里，舞者的身体被推向极限。无垢的舞蹈大多情节简单，它并不意在捕捉、呈现外部的矛盾，而是将关注点移回内在的身体。身体本身就是不同的力量较量之所在，而无垢的训练则是帮助舞者理顺这个较量，借由简单、持续并被推向极致的动作，把这个过程呈现出来。无垢舞者平彦宁说，“老师（林丽珍）的舞就是这样，你不能跳假的，你每一次都要全心全意地进去，一定要超越自己本身的极限。”极限之后，人才可能抵达作品中真实的情感。它不是一件可预期的事情，而是带着神性，带着对身体奥秘的体悟，不断探索，而力量自有生命力，每天都有新的力量从身体里生发。“昨天做不到，今天就有新的力量长出来。”（陈芯宜，2014）

在这样的过程中，无垢舞者的身体像雕塑一样，被重新塑造。



## 二、仪式剧场

进而，由身体延伸至更大的空间。在林丽珍看来，身体便是一个剧场，身体的力与动作延伸至剧场舞台，进而延伸至更大的世界。“宇宙又是一个大剧场，大，中，小，小到我们的细胞也是一个剧场。假使你透过这个想法，就没有任何形式可以约束你。”

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剧场中尽全力。在林丽珍看来，舞蹈过程中很细微的差别，就会使作品的呈现完全不同。“所有动作都做一半，是不够有力的。没有办法分台上台下，你台下没有尽到全力，我怎么知道你台上可以尽全力？……而且尽全力的时候，专注力就出现了。”林丽珍认为，剧场永远不能找方便的捷径，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短暂性与现场性，“越不方便，越有可能性。”（陈芯宜，2014）

在无垢的剧场舞台上，人借由“缓”如实地呈现情感。林丽珍：“那个‘缓’是很重要的，人只要到那个时候，他就会变得很轻、很柔、很体贴。所以那个‘缓’对我的生命来讲，也是因为这个因素，我感觉，人只要能够缓下来，周遭所有的东西他都可以发现，有很多的情感就在你身边流动。我们疏忽掉非常多的感情，那个最温暖的东西……当非常简单的时候，你才会很仔细地往内看。当你到一，那个直线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左也没有办法右，所以你好只在那个直线里面，你要穿越那个空间里面进去，你自然就要安定下来。这个时候，你就会跟里面，真的是很深的里面去碰触，所以，那个磁场就会出来。”（陈芯宜，2014）

林丽珍的舞蹈正是立基于此。舞作《花神祭》的灵感早在1990年代创作《醺》时就已产生，来自于她感受到花苞的短暂而无声绽放，作品在2000年酝酿完成；2009年的作品《观》灵感则来自于她2001年回故乡基隆的时候，在基隆港看到一只老鹰俯冲到海面抓起一条鱼，却发现它抓起的是一条死鱼，感慨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滥用。每一个灵感，都花了很多年时间，才形成一个完整的作品。当灵感出现，她会在更长的时间里等待情感成熟，堆积到一定厚度之后，才最终将其呈现在舞台上。林丽珍是用生命来创作的，如此诚实的创作，换来的是作品的饱满与真挚。

在三十多岁退出舞台之前，林丽珍的作品就带着对人的生命的追问。“……所以我都关心人，关心生命。但是我们人，事实上，能量是非常弱的，你就看着很多事件在你身边一直发生，一直流过。所以不管从《白痴》，到《愚夫愚妇》，一直到《大鹏与我》，《哈萨克神殿》，后来《我是谁》，再来《天际》，《布隆族》，《醺》，《花神祭》。事实上，我自己再回头看，都在同样的东西里面，是非常仪式性的。那个仪式性是，面对生命你重新去思考，对你周边的事跟物，你重新去关心他们。但我讲的那个关心并不一定是说我们可以做得到什么，但最起码你要有这样子的感觉。……我以前跳的舞，我渐渐不喜欢了，那个疑惑在你心里一直产生。我就问我，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因为你一开始往回看，所有东西都沉下来，所以《我是谁》做出来的时候，那个速度都降了，每一句话，它都非常非常透彻到你心里面，好像可以穿到你心里面。那时候才发现说，哇，这个‘缓’的力量是这么大，因为你也要经过‘缓’才能去思考一些事。”（陈芯宜，2014）



### 三、结语

无垢的舞蹈剧场实践向我们展现了一条从身体出发尝试抵达的内心之路。在当下的剧场实践中，对于身体的实践与开发被越来越多，剧场不断从过去的戏剧文本，转向情感、以及更具象的身体。不同身体实践方法，涉及到如何理解与开发身体，背后也折射出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方法显露出剧场身体实践中的丰富多元亦或是杂乱。在这许多的实践中，无垢的身体与剧场美学不一定是最受瞩目的一个，却是十分扎实与深远的一个，向我们展示借由舞蹈与剧场，我们可以如何回应世界。不过，对无垢美学的深层理解依赖于深入的投入与参与，如无垢研究者陈代樾所说，“无垢的作品并非透过分析理解，而需要透过自身转化与经验的召唤，才有可能接近其精神核心。”（陈代樾，2015）

林丽珍《潮》剧照 © 無垢舞蹈劇場



#### 参考资料：

陈代樾，〈研究方法的方法：重探真实美学到自我技术〉，《台湾舞蹈研究期刊》，2015年10月，页69-104。  
王姿婷，〈「觀」：無垢舞蹈劇場身體訓練與實踐〉，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舞蹈研究所硕士论文，2013。  
纪录片《行者》，导演陈芯宜，2014。